

•76•

DAN RATHER

Peabody 獎得獎 ê 調查記者；
「Dan Rather 報導」ê 節目主持
人；前 CBS 夜間新聞主播

Tī 1951 年 á 是 1952 年，當我
tī 德克薩斯州 Huntsville 市 ê 山
姆·休士頓州立師範學院（現
今 ê 山姆·休士頓州立大學）
讀大學部 ê 時，Billy Graham kā
伊 ê 佈道會帶來到附近 ê 休士
頓。

我 kah 我 ê 室友決定 beh 去
山姆·休士頓體育館聽 Billy
Graham 講道。阮心存懷疑，甚
至有小 khóa 厭惡社會現狀 kah
世態。阮 kā kakī 看做是啥物
lóng m̄ 驚 ê 調查報告員；hit 時
阮 lóng kantaⁿ 19 歲 á 是 20 歲，
想 beh 去「揭發」Billy Graham
佈道會。阮認為佈道會一定
是一項 thàn 錢 ê 活動。

所以，tī 體育館 ê hit 幾個暗

•76•

丹·拉瑟

皮博迪獎獲獎調查記者；
「丹·拉瑟報導」節目主持
人；前 CBS 晚間新聞主播

在 1951 年或 1952 年，當我
在德克薩斯州亨茨維爾市的山
姆·休士頓州立師範學院（現
今的山姆·休士頓州立大學）
讀大學部時，比利·葛理翰把
他的佈道會帶到了附近的休士
頓。

我和我的室友決定去山姆·
休士頓體育館聽比利·葛理翰
講道。我們心存懷疑，甚至近
乎憤世嫉俗。我們將自己視為
無畏的調查記者；當時我們都
只有 19 歲或 20 歲，一心想去
「揭發」比利·葛理翰佈道
會。我們認為佈道會一定是一
項賺錢的活動。

所以，在體育館的那些夜晚

暝之一，我 kah 我 ê 室友出現 tī 人群中。順續講一句，我 ê 室友 ê 偏名叫做「愛哭包」，因為當伊 lim 一兩杯麥 á 酒 ê 時，伊 tōh ē 憂頭結面 koh 心情鬱卒。

Hit 時，阮對 Billy Graham ê 了解並無 chē，因為電視 iáu 是真新 ê 物件，所以並無 gōa chē 家庭有。阮 bat tī 收音機聽 tiòh Billy Graham ê 聲，m̄koh，除了幾個新聞片段以外，我想阮啥物 mā m̄bat 看過。阮 m̄ 知阮去 hia 到底是 beh chhòng 啥物。

佈道會開始 à，每一個人 lóng teh 唱聖詩。Chiahê 聖詩 lóng 是經過用心挑選，每一首 lóng 是親像“The Old Rugged Cross”之類 ê 備用聖詩。Hiahê 音樂幫贊創造 kah 營造一種氣氛，tī 阮 iáu m̄ 知發生啥物 tāichì chìn 前，我 kah 「愛哭包」已經開始 hō·chit 種氣氛包圍起來。Tī hia 絕對有啥物 tāichì 當 teh 發生，而

之一，我和我的室友出現在人群中。順便說一下，我的室友綽號叫做「愛哭包」，因為當他喝了一兩杯啤酒時，他會皺起眉頭，並心情沮喪。

當時，我們對比利·葛理翰的了解並不多。電視仍然是很新的東西，所以並沒有多少家庭擁有它。我們曾在收音機聽過比利·葛理翰的聲音，但除了幾個新聞剪輯以外，我想我們什麼也沒看過。我們不知道我們去那裡到底是想要幹什麼。

佈道會開始了，每個人都在唱聖詩。這些聖詩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，每一首都是像《古舊十架》之類古老的備用聖詩。那些音樂幫忙創造和營造出一種氣氛，在我們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之前，我和「愛哭包」已經開始被這種氣氛所包圍。在那裡絕對有什麼事正在發生，而且它非常強大。它有

且它非常強大。它有一種光環。 一種光環。

然後，Billy Graham 來到講台，而且 tī hit 暗宣講一篇極精彩 ê 講道。Tī chitê 場合有發生一 kóa 不可思議 ê tāichì；m̄nā kantaⁿ 是講道，卻是 kuiê 暗暝。

Tī 講道結束，Graham 牧師呼召人來台前接受耶穌基督進入你 ê 性命 ê 時，「愛哭包」kah 我唯一 ētàng 做 ê tòh 是阻擋 kakī，mài 去接受邀請！（我真早 chìn 前，tī 我 iáu 少年 ê 時 tòh 已經 tī 德州休士頓 ê 西 14 街浸信會 ê 小教會「接受呼召」，而且受洗；hit 工暗時 hō 我想起 chit 件 tāichì。）

Tī 阮一廂情願 ê 想像力中，阮以熱心 ê 調查記者 ê 身分去 tī hia，m̄koh，he 一切 lóng 消失 à。Chit má 阮已經無全款；實際上，阮對 Billy Graham ê 信息持開放 ê 態度。He 真正是一个大

然後，比利·葛理翰來到講台，而且在那晚宣講了一篇極其精彩的講道。在這個場合發生了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；不僅只是講道，而是整個晚上。

在講道結束，葛理翰牧師呼召人們來台前接受耶穌基督進入你的生命時，「愛哭包」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擋自己，不去接受邀請！（我很早以前，在我還很年輕時就已經在德州休士頓的西 14 街浸信會的小教會「接受呼召」，而且受洗了；那天晚上讓我想起了這件事。）

在我們一廂情願的想像力中，我們以熱心的調查記者的身分去到那裡，但這一切都消失了。現在我們已經不一樣；實際上，我們對比利·葛理翰的信息持開放態度。這真是個

轉變。阮互相注視對方，我 bē 記得是啥人先講 ê，m̄koh，阮中間有一個人講：「我想 beh 行落去 à，」m̄koh 另外一個人講：「Ah，小等一下，咱 koh 想看 māi leh。」阮 ētàng 做 ê tòh 是互相阻止。阮 ê 犬儒主義 * tútú 已經消融去 à。

結局，阮並無行去 siōng 頭前，m̄koh，阮離開 ê 時，阮有受 tiòh 佈道會 ê 鼓舞，而且阮對 Billy Graham ê 觀點，mā 已經 kah 阮 tú 入來佈道會 ê 時完全無全。這真正是意料之外，而且 hō 我印象深刻。

Tùi 今 á 日 ê 角度來看，kiámchhái 真 oh 得理解，m̄koh tī 1950 年代，當 Graham 本人 tú tī 伊演講能力 ê 巔峰期 ê 時，Billy Graham 佈道會充滿一種魔力。Graham 是伊 hitê 時代 siōng

大轉變。我們互相注視對方，我不記得是誰先說的，但我們中間有一個人說：「我想我要下去了，」但另外一個人說：「哦，等一下，讓我們考慮一下。」我們能做的就是互相阻止。我們的犬儒主義（譯註：Cynicism，是對別人的動機，從根本上不信任的一種心理態度）已經消失殆盡了。

最後，我們並沒有走到前面，但當我們離開佈道會時，我們確實受到了鼓舞，而且我們對比利·葛理翰的看法，也已經和我們剛進入佈道會時截然不同。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，而且讓我印象深刻。

從今天的角度來看，可能很難理解，但在 1950 年代，當葛理翰本人正處於他演講能力的巔峰時，比利·葛理翰佈道會充滿一種魔力。葛理翰是他那個時代最好的兩三位傳教師之

好 ê 兩三位傳教師之一，mā 是我聽過 siōng 好 ê 兩三位演講家之一，而且伊 ētàng 用 chit 種有力 ê 方式一暝 koh 一暝 teh 傳教。畢竟，Billy Graham 佈道會是一個極大 ê 事工。我 kah 我 ê 室友 kantaⁿ tī hia 一暗，m̄koh，佈道會 kantaⁿ tī Houston tòh 繼續幾 nā 暗，了後 koh 去集中 tī 南部 kah 西南部 ê 其他所在。一暝 koh 一暝，一禮拜 koh 一禮拜，tī 互相距離幾 nā 千英里 ê 場所，Billy Graham 佈道會一直繼續 teh 進行，這 hōⁿ 人印象非常深刻。

幾 nā 年後，我知影 Billy Graham m̄nā 是一位真有影響力 ê 傳教師，而且伊 mā 是一個精明 ê 判斷者。Tī 1980 年代初期，tī 我採訪伊 ê 時，伊有談起伊想 beh tī Russia 進行佈道會 ê 願望。當時 ê 蘇聯是 tī 無神論 ê 共產主義統治之下，而且冷戰

一，也是我聽過最好的兩三位演說家之一，而且他能以這種強有力的方式夜復一夜地在傳教。畢竟，比利·葛理翰佈道會是個龐大的事工。我和我的室友在那裡只呆了一個晚上，但佈道會光在休士頓就持續了好幾個晚上，之後又去了集中在南部與西南部的其他地方。夜復一夜，週復一週，在相距數千英里的場地，比利·葛理翰佈道會一直繼續在進行著，這令人印象非常深刻。

許多年後，我了解到比利·葛理翰不僅是一位很有影響力的傳教師，他也是個精明的判斷者。在 1980 年代初期，在我採訪他時，他談到了他想要在露西亞進行佈道會的願望。當時蘇聯正處於無神論的共產主義統治之下，而且冷戰正處於巔

tú tī 巔峰時期。我 kā 伊講，蘇聯是一個無神明 ê 國家，無神明 ê 政府 tùi 頂 koân 到下底，一直滲透到 kui 個社會。我問伊講：「你是 beh 向啥人傳教 leh？」

我去過蘇聯真 chē pái，所以我有小 khóa 積極試 beh 對 Graham 牧師指出，tī 蘇聯，ē 去教會 ê 人 kantaⁿ 是八、九十歲 ê 老婦人，因為教堂有共產黨員 khiā tī hia，而且 kā hiahê 人 ê 名記落來，所以無人 ē 去教會，因為 in 無想 beh hông 列 tī 名單頂頭。

我提出 chit 點了後，Billy Graham 回答講：「你 bē 了解 ê 是，有真 chē 信教 ê 人隱藏 tī 表面之下，in 驚現身出來，因為 in 無想 beh 冒風險，m̄koh 實際上，Dan，tī hia 有真 chē 真 chē 恬恬 ê，隱藏 ê 基督徒，人數大大超出你 ê 想像。」

峰時期。我告訴他，蘇聯是個沒有神明的國家，沒有神明的政府從上到下，一直滲透到整個社會。我問他說：「你要向誰傳教呢？」

我去過蘇聯很多次，所以我有點積極地試圖對葛理翰牧師指出，在蘇聯，唯一會上教堂的人只有八、九十歲的老婦人，因為教堂裡有共產黨員站在那裡，並記下去那裡的人名，所以沒有人會去教堂，因為他們不希望他們的名字出現在名單上。

在我提出這點之後，比利·葛理翰回答說：「你不了解的是，有許多宗教人士隱藏在表面之下，他們害怕現身出來，因為他們不想冒險，但實際上，丹，在那裡有許許多多安靜的，隱藏的基督徒，人數遠遠超出你的想像。」

Tī 採訪 ê 時，我 m̄ 相信 chit 點，m̄koh，Billy Graham 繼續進行策畫，而且 tī 1982 年去 hia 訪問，了後 tī 1984 年 kah 1988 年伊 koh 一 pái 去訪問露西亞，而且每一 pái 伊 lóng 向滿 kah 溢出來 ê 群眾宣揚福音。原來伊一直 lóng 是正確 ê，我卻是錯誤 ê。伊了解人 ê 基本宗教信仰，tiòh 算 in ê 宗教本能已經長期受 tiòh 壓制。

幾 nā 年來，Billy Graham 一部分 ê 力量是來自伊一直 teh 傳講信息。Tùi 1940 年代伊開始傳講以來，chitê 信息 tòh m̄bat 改變過。十年過了 koh 十年，伊一直 teh 傳揚福音。這是伊 ê 生活方式，mā 是伊成功 ê 關鍵。實際上，伊一直 teh 講：我是以基督做中心 ê；我 ài 你以基督做中心；我 mā ài chitê 國家以基督做中心。

當你 kah 伊做伙 ê 時，你 ē 感

在採訪時，我不相信這點，但比利·葛理翰繼續進行策畫，並在 1982 年訪問了露西亞，之後在 1984 年和 1988 年他又再次造訪，而且每次他都向擠爆現場的群眾宣揚福音。原來他一直都是對的，而我卻是錯的。他了解人們的基本宗教信仰，即使他們的宗教本能已經長期受到壓制。

多年來，比利·葛理翰一部分的力量是來自他一直在傳講信息。從 1940 年代他開始傳講以來，這個信息就未曾改變過。十年過了又十年，他一直在傳揚福音。這是他的生活方式，也是他成功的關鍵。實際上，他一直說，我是以基督為中心的；我希望你以基督為中心；我也希望這個國家以基督為中心。

當你和他在一起時，你會

受 tiòh chit 點。你無可能 tī 伊 ê 面前，卻無注意 tiòh 它。一年 koh 一年，tī 伊 ê 一生中，伊 m̄bat 搖動過。咱中間有啥人 ētàng 講咱已經做到 à？真少有人 ētàng 回顧長長 ê 一生，尤其是 tī 鎂光燈下 ê 一生，iáu koh ētàng áne 講。用現在 ê 政治語言來講，Billy Graham 從來都 bē 忽然間大轉變。

伊知影 kakī teh chhòng 啥。幾 nā 十年前，伊受呼召來做傳福音 ê 事工，而且看 tiòh tùi hit 時以後所發生 ê 變化。M̄nā tī 政治 kah 社會發生變化，mā tī「電視佈道家現象」ê 興起中發生變化。Tī chit 種現象中，新 ê 傳道者興起，得 tiòh 名聲，然後漸漸消失。M̄koh，Billy Graham 永遠 bē 改變。伊是頭一位電視佈道家，mā 是頭一位利用電視 ê 力量來傳播基督 ê 話 ê 人。記錄 mā 顯示，伊 m̄nā 是頭一个

感受到這點。你不可能在他面前，卻沒有注意到它。年復一年，在他的一生中，他從未動搖過。我們中間有誰能夠說我們已經做到了呢？很少有人能夠回顧漫長的一生，尤其是在鎂光燈下的一生，仍然可以這麼說。用現在的政治語言來說，比利·葛理翰從來都不會突然間發生大轉變。

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。幾十年前，他感到受呼召來做傳福音的事工，並目睹自那以後所發生的變化。不僅在政治和社會發生變化，也在「電視佈道家現象」興起中發生變化。在這種現象中，新的傳道者會崛起，成名，然後逐漸消失。但比利·葛理翰卻恒定不變。他是第一位電視佈道家，也是第一位利用電視力量來傳播基督話語的人。記錄也顯示，他不僅是第一個做這件事的人，而

做 chit 項 tāichì ê 人，而且 mā 是 tī 真長 ê 一段時間內做 kah siōng 好 ê 人。

這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Chitê 人是鼓舞人心 ê。我認為 tiòh 算一个人對 Billy Graham 傳講 ê 信息無感覺興趣，或者是一个無神論者，或者是一个無仝宗教信仰 ê 人，伊 á 是她 iáu 是 ē 發見伊 teh 鼓舞人心，因為伊一直堅定不移，知影 kakī 是啥人，koh 堅信 kakī 當 teh 完成伊 ê 使命。一个獻身 tī 維持一个自身以外 ê 使命，而且 kui 世人遵守承諾 ê 人，是謙卑 koh 鼓舞人心 ê。

且也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做得最好的人。

這確實是非常了不起。這個人是鼓舞人心的。我認為，即使一個人對比利·葛理翰所傳講的信息不感興趣，或者是個無神論者，或者是個不同宗教信仰的人，他或她仍然會發現他在鼓舞人心，因為他一直堅定不移，知道自己是誰，並堅信自己正在完成他的使命。一個獻身於維持一個自身以外的使命，而且一生遵守承諾的人，是既謙遜又鼓舞人心的。